

1937 年
第 16 期

愛羣友

會刊



第六十期

廿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3 1059 8445 8

目錄

論壇

- 寫在一九三七年的前頭……………編者
我國的婦女……………鄭瑞九
英王愛德華八世退位感……………鄭瑞九
節儉與吝嗇……………楊美寶

文藝

- 女孩子的容貌……………李美琴
回家的路上……………冰
憶……………鄭蕊珠
出走……………秀蘭
人類的悲劇……………方秀芝
送別……………藏佩芬
兒歌（燕子）……………潔

校友消息

- 南京校友訪問錄……………鐵明
南京，中大，和其他……………周增婉

校聞

隨筆

- 矛盾……………鄭於蘩
寫在嫂嫂四十歲的生日……………璧如
民意……………方秀芝
雪……………方秀芝
公理的實現……………呂璧如
不中聽的話……………呂璧如
雜俎
談談養蠶指導……………鐵華
溫軟的被褥……………李美琴

R

527.8505

941

2

有人說，一九三六就像夢一般的消逝了！其實那得能夠是夢呢？你看，你聽，到處迴旋着侵略者瘋狂的絕叫，到處漫延着野蠻的烽火，到處的文明在被摧殘，到處的無辜者在被屠殺。這樣，你能說是夢嗎？你能忘得了嗎？唉，一九三六便是在這樣血腥氣中過去了的，倘使你一定要說是夢吧，那該是個惡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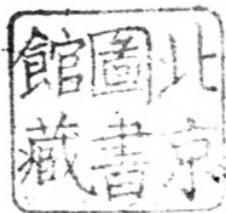
現在，一九三七开始了！



論
壇

寫在一九三七年的前頭

編者



A952877

在這新的年頭，中國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們，他們撫摸着自己的臉，自己的身軀，只是斑斑的深深的奴隸的烙印。他們環視左右，只是敵人無孔不入的炮火匕首，五年來的逆來順受，已在歷史上創造了空前的屈服和恥辱，五年來一貫的國策，已使我們數百萬方里的國土沉淪在敵人治下，已使我們千百萬的同胞在敵人的鐵蹄下宛轉呻吟，長此以往，那只有滅亡！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滅亡，五千多年文明古國的滅亡！

可是，世界上並沒有這樣容易滅亡的國家，每個人有生的要求，每個人有一顆不願做亡國奴的心。在綏遠我們的將士已掀起了英勇的抗敵戰爭。在冰天雪地中閃起了紅光血花。而各地的民衆是怎樣在用他們的血汗支持這項戰爭呵！因為他們知道這不是一個地方事件，也不是一個局部戰爭。這是侵略者和反抗者的戰爭，是我們中國生死存亡的取決的最後關頭，降服？抗戰？降服是滅亡是死路，抗戰是生存是活路。因此綏遠抗戰的熱一陣冷一陣，人攻一陣，我抗一陣，是怎樣使他們失望，他們是怎樣在熱烈地希望我們的政府多派軍隊多派飛機去接濟。怎樣在希望我們的政府立即宣戰，統盤計劃，怎樣在希望一鼓作氣，收復察北，

收復熱河，收復東三省，把我們的敵人一齊趕出，要這樣才是澈底的反抗，要這樣才能真真的獨立自由。

一九三七，希望是上下一心，堅強不屈的鬥爭的開始！沒有談判，沒有妥協，只有抗戰！

我國的婦女

鄭瑞九

在母權制度時的男女，本無所謂不平等的那時候，大家聯繫着共同來防禦自然界的侵襲和毒禽猛獸的攻擊。到了畜牧時代，還無多大的變更，一入于耕種時代，田地劃分了，各具有了所謂產業。因生理上的不同，男子的力氣往往是比女子強大。耕種是處處要勞力的，于是男子占了優勢，他們握有了經濟的權力，父系制度代替了母系制度，于是男女不平等的雛形成了。

自從周公訂立了禮法，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應三從四德」「男當外女當內」

等等的禮法以後，婦女從此如帶了鎖枷的囚犯，奴隸，被一關關進了家庭中去——無形的囚籠。受着長期徒刑的婦女，做着父親的專利品，丈夫的洩慾器，兒子們的保姆。她一長大，父親有權可以把他的女兒去換取人家貴重的禮物，聘金，讓她去做着小媳婦。她的配偶如何，本人是絕對不能啓問的；不然，就是所謂觸犯了禮法。一有了男人的女人，好了，她們更做了奴隸。她們沒給男人養兒子，得服侍丈夫，得下灶去做廚娘，閒下來更得做女紅……一有了孩子，更得哺乳，洗尿布，哄小孩入睡。碰到丈夫好的，還可稍得安慰；不好的吧，在外尋花問柳，擁個三妻四妾，你不能說半句話，說了，哼，給你個好看，拳打足踢。好容易挨到了兒子長大。兒子長大了，有良心的，母親尚可享些晚景，不好的吧，老太婆，多活一天多討厭一些。啊，那時女性的一生。真是把命運去付託給天，自己永遠是做個附屬品啊！

這殘酷的制度遺傳下來，一直束縛着婦女的身心，她們是敢怒而不敢言。這種制度統治了二千餘年，那時間的女性的幸福是不能談的。

自從海運開通以後，歐風東漸，男女平等的呼聲亦傳到了中國婦女的耳膜上，她們才稍

稍想起來反抗；但昧于囚犯式的習氣，一時很少先知先覺的女性反抗固有的陋習；因為反抗的女性寥寥，因而她們的呼聲如斷如續，力量的薄弱可想而知。然而婦女界的一絲曙光，算得着是由此放射的。

自從民國成立以後，「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聲才日高一丈。五四以後，稍有見識的女性都奮臂高呼和數千年遺傳下來的傳統觀念爭鬥。陣線增長了，總算獲得了一部分的解放，得從家庭的瑣碎事中跑出來參加社會活動。得參與政治。北伐完成後，更法有明文，于是婦運得完成了一個步驟。婦女在教育，政治，經濟，戀愛各方面都獲得了相當的自由。然而這自由的幸福，祇是少數有階級的婦女所享受的，到現在她仍沒有澈底的解放，並不會給與中國婦女人人享有到。內地的婦女，還不是儘過着十九世紀的生活嗎？

因為傳統觀念太根深蒂固了，牠的餘燼未熄，婦運很少生氣，更以都市衰落，農村破產，許多有知的女性因而沒落着。她們爭的不是真正的平等而是父親的遺產，丈夫的贍養費；有的更以自己的色相，智慧甘心的去給男人玩弄，祇要交換的是錢。這種變相的倚賴性，是

給婦運以深刻的擁護的。

要使婦運發展，有見識的婦女，應該去聯合內地的婦女，推而至于荒村野僻的婦女。使他們共同來明瞭現在時代的趨勢。共來担擋阻力，共來享受自由。這個前題，當然是教育普及。我們要真實的平等，我們得有男人們一樣的魄力，享應享受的權利；但也盡應盡的義務。努力吧，在目前狂風暴雨的時代下努力吧！

英王愛德華八世退位感

鄭瑞九

英王愛德華八世以爭婚姻自由而退位之說，醞釀了好久，總于在十二月十日衆目睽睽之下正式宣佈了，他棄富貴如敝屣，願降爲平民，享受自由。這消息一散開去，多麼震撼了每個人的心！嘆息的，同情的……我也震撼的！我的心激動得很，我是敬重他的偉大！

帝王——尊貴的名號，傳統制度的產物，已隨着時代的巨輪在逐漸消泯了。在英國，本有責任內閣掌理國內外一切事務，所謂君主，原不過是一個掌印的使者，固無其本身存在的

價值；反之，却因為戴了這尊重的頭銜得放棄人所能享有的自由！這種傀儡式的帝王，原如帶了鍊銬的囚犯，其生活的痛楚是不能計量的！

史說吧，婚姻是關於自己一生的幸福的，人人有自由選擇配偶，享受純真愛情的甜蜜的權利，生在二十世的人，誰都不能受阻的；而身為君主的婚姻，却得受着牽制，這種痛苦，是可忍，孰不可忍：

英王是個熱情的人，也是個聰明的君主，他不願意給這只擺樣的王冠所壓服着，也不願給舊勢力所借光着。他要熱情，他要自由，他于是有了這果敢的行動。

從此他可以無阻礙地和辛夫人結婚了，這自由的呼吸是多麼舒適而溫馨啊！他為自由而爭鬥的功績是多麼崇高而偉大啊！他在歷史上的動績是會高于他死于王位上的！

我崇敬他，崇敬他為自由而爭取的精神！

節儉與吝嗇

美寶

儉爲美德。人皆重之。是故古昔名臣廉吏，雖居高位，享厚祿，然儉以居家，薄於自奉。衣不必錦繡，食不必膏粱，居不必華廈。取足資生，不求安適，不務華美。其所以節儉者。蓋欲節有用之財以作有益人羣之事。非欲厚積聚以貽子孫，亦非欲美享奉以娛暮境。故其心公而慈，其行正而泰，爲吾人所當取法者也。

客囊與節儉，驟視之，則極相似，按其實則適相反，客齋之人其所以終身節衣縮食者，僅欲滿其囊而已。雖積貲既豐，仍視錢如命。故雖戚族至友苟有遭患難而求其援助者，則絕不相應，視他人之死生危厄，絲毫無所容心，而惟以不損及其私囊爲念，苟見有可以攫利之機則巧取豪奪，無所不爲，可謂世間最卑鄙之人，亦卽世間最涼薄無情之人也。

由此言之，可知節儉者能節己又助人，能薄於自奉而厚於待人，使人咸獲其益。節儉者之用財，則視其事當節與否，當節省節，不當節者則慷慨施予，不稍吝惜，是故自古節儉之人往往有一生布衣蔬食，然當鄉里危厄之際，竟能捐巨款以濟窮困者，此則惟節儉者能爲此也。若夫客齋之人，則不問其當節與否。一生與人交接，取諸人者務求其多，出於己者務求

其寡，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但思利己，不顧損人，故節儉者爲有益於羣之人，吝嗇者乃有害於羣之人，節儉者，人皆愛之敬之，吝嗇者人皆惡之賤之，故曰節儉之與吝嗇，相似而實相反也。

近日之人惑於西洋功利之說，物質之享受，務求其厚，親友之情愛，日趨於薄，就見聞所及言之，往往有於一己之飲食起居，窮極奢侈而對於親朋財貨之交涉，則利析錙銖，必使利盡歸己而後已。舉世多吝嗇之人，往者節儉醜樸之美風，渺不可得，情愛日薄，人心渙散，此則風教之大憂，國勢亦復何由而日臻強盛乎。



文
藝

女孩子的容貌

李美琴

在我家對面有二扇西式弩式圓形的大門的一座高大洋房，這裏的主人，張先生，一向出門經商。小主人現在北平××大學讀書，只剩下張夫人和幾個傭人，不免覺得冷靜枯寂，所以張夫人很想領一個女兒陪伴，以破寂寞。好在有的是錢，那怕辦不到。

由梳頭媽張娘的介紹，領到一個父親失業的女孩，年紀不過十歲，面貌也還端正，只出了三十塊錢，而簽定了永遠斷絕往來的約！

張夫人對這女孩，很是優待，好比自己的女兒一樣；並且題名寶珍，無論看戲吃大菜，都是同出同進。

一年後的春天，天花盛行，寶珍忽然被染，國醫治的週到，奪回了小性命；但是面上却添上了麻癩。不但美容被滅，而且未來的歲月，因此動搖。

三個月後，張夫人的親戚，在蘇州領到一個同寶珍同年的女孩，特地乘車送來。（因為從前托過他們。）面貌很是美麗，而且活潑。一口嬌滴滴的蘇語，怎不令人生愛呢？所以張夫人的愛從寶珍身上，移到她（秀珍）身上了，從此寶珍便一變而成婢女了。

每日秀珍上學，放學，都是寶珍背了書包跟在後面。買點心送飯咧，秀珍的一切都須她做，略有過失，就要受皮條的滋味。

一日送飯歸家，遇到自己的生母，相對大哭，依依不捨，一定要跟娘回家。做娘的怎不願意骨肉團圓呢？然而拆散天倫的契約，已經訂定，無可挽回，祇得含着眼淚，婉言勸說：緩日領你回家罷！至今寶珍還天天盼望她母親來領咧！

我想，寶珍和秀珍，同是人家的女兒，性情和年齡都相同，一個變成千金小姐，一個墮為奴婢，不過顏容的相差，竟把她倆的苦樂判定唉！女孩子的容貌啊！

回家的路上

冰

是一個冬天的下午，大自鳴鐘上指着五點四十分，天已經烏黑了，街旁大公紗廠兀立在昏黃的燈光中，顯得陰森巨大，當大自鳴鐘的針指到六點的時候，兩扇鐵門向後退了，頓時吐出了一大批精神萎靡的女工，她們的精力被一天十二個鐘頭的工作吸收盡了，半張着蒙滿血絲的眼睛，拖着皮包骨頭的身體，一個個讓門口的紅頭阿三混身摸過，再一個個向街頭拖過去。

「阿春嫂，阿春哥的生意找到了沒有？」人羣中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身上穿一件快褪成白色的藍布襖，下面一條洋線布破夾褲，臉上鼻旁有幾點雀斑，兩道眉毛，生得低低的，眼睛很細小，左手捧着飯盒，和右邊的女人一面走，一面談，走在她右邊的阿春嫂，個子

生得非常小，臉黑黑的，兩個高聳的顴骨，突出在平板的臉上。她們都是大公紗廠粗紗間的女工，家又同在一條離紗廠不很遠的街堂裏。

「小狗子媽，別談了，一談起就叫人生氣，你想，在家裏坐吃了快三個月了，這天殺的找不到生意，老在家裏發他媽的鬼脾氣，飯碗茶杯打碎了不算，還要在我身上出氣，哎呀！做人做到像我，真連畜生還不如。」阿春嫂本來紅的眼圈更加紅了，霎霎她的紅眼睛，不說下去了。

「唉！也不能完全怪阿春哥不好，一條生龍活虎般的漢子，弄得沒有路走，唉！怪只怪阿春哥太熱心了，罷什麼工？弄得沒有廠家肯要他。」

「不罷工也沒有好日子過，你看阿毛伯伯和阿大哥，他們這些人不是很安分嗎？也攪得夾襖還沒有上身呢！唉！說來說去我們窮人太苦了，窮人裏面的女人加倍苦。」

「窮人不知到那一天才有好日子過？我們女人不知到那一天才得出頭？做了一天生活，回家還得煮飯，弄孩子，像我這幾天小狗子病了，在廠裏心神不定，方才我手脚慢了一下，

吃那阿秀娼婦踢了一腳，我腿上到現在還覺得痛哩！」

「真的，小狗子好些了沒有？你得請醫生看一看呀！」

「好嫂子！沒有錢怎麼行？我也知道有了病該請醫生，可是沒有錢啊！」

「你等一會兒到我家來，我有一件半新舊的夾襖，一直不讓天殺的知道，你拿去當來用一用。」

「你過的也是苦日子，我怎麼可以拿你的呢？」小狗子媽的眉毛壓得更低了，襯着鼻旁的雀斑，更顯得陰沈了。

「我們都是苦人，苦人應該幫助苦人，我們中間還用得着客氣嗎？」

兩個女人走着說着，已經走進一條小衙堂，各人走向自己家裏去了。

回憶

鄭蕊珠

回憶祇像一片濃濃的白霧，捉摸不到一點痕跡。

誰都在憶戀着失去了的童年，誰也都在工作後撫摸到它底輕絹般的薄膜而在憔悴的臉上敷上一重安慰的微笑。是啊！童年是多可愛呢！正像一座海上的唇樓，光彩奪目。划着小手天真地哭笑。想一想，睡着而在吮動嘴唇的嬰孩該是多惹人愛啊，然而，天！我不是太可憐了嗎？連這可愛的童年也沒有，我祇能聽到別人的敘說而虛構一些！

我一生下來就似乎擁有了老年人創傷的心，那樣憂悒而愛哭，四週似乎祇有陰黯和淒涼。我沒有得到過父母應該給我的愛，祇是一個人枯寂地生長着。當我一開始覺悟到人生應有的時候，最愛我的媽却已閉住了心扉不再給我一些溫暖，我鬱鬱地痛哭起來，然而，沒有一個人同情我，回答我的祇有鄙夷的冷笑和漠不關心的憐恤，天！對於一個幼弱心靈的打擊，是怎樣慘無人道啊！我的心更陰暗了，認滿在體內的盡是苦汁。每天，一個人伶仃地蜷縮

着才子在人世的大道上，夜間哀哀地乞求着神明的拯救，在這泥塊中我生長起來，那樣枯瘦而可憐。然而，我的心却又磨練得這樣老練而堅強，充滿在裏邊的只有冷和憎！

現在，我已長成得這樣高大而強壯了。我確實由自己種植成可以獨立的大孩子。在我的一生中並沒有得到誰的愛護和憐憫，我忿恨這生硬的過去，但，我又感謝這可貴的過去。過去造成我這樣威嚴而自尊，過去造成我這樣孤寂而沒有留戀，我建下我偉大的志願，我要創造我的自我環境，我要建築起我事美的碑石，用自己的血灑在上面來紀念我童年的留痕！

如我一般的可憐的孤寂者啊！我們拯救自己吧！連合起來，用磨練過的心來創造人世，用憎恨的目光來窺破人世，我們的創造才是人世間最高貴而值得回憶的！

朋友！牢記住：

「沒有事物不是假象的！」

銳利的星眸不會有隕落的一天！」

出走

秀蘭

這是一間并不十分寬舒的書室兼臥房，向南面有着四扇窗，但是因為正是無月的冬夜，所以望出去祇是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聽不到，靜的威嚴似已佔領了這四週。

在室內，靠窗下安放了一隻書桌，桌上的陳列，自然也是相當的簡單，左角上豎立着一個檯燈，發出淡黃色的弱光，僅僅照耀了這小室之一角。墨水，筆架以及雜誌書報，都胡亂地堆滿了大半桌。離書桌不遠的一把轉椅上，斜坐着一個正在沉思的少女，她頭微低着，柔軟的短髮，蓬鬆地披散在頰的兩旁，憂慮的光茫，不時從她的臉上掠過，忽然她那疲倦的，但是銳利的雙眸，又注視到前面攤開的這張信箋上，慢慢地抽動了她的唇角，喃喃地反覆吟着最後的一段：「珂！一切都是虛偽，一切都是欺騙，祇有工作，牠能給你安慰，牠能帶你踏遊光明。珂！愛是偉大的，也是無私的，有更多的人們，他們在等候着你的純潔的撫愛，同時他們也就是真正愛你者。」

她愈讀下去，她的心臟愈跳躍得急促，蒼白的雙頰也變得紅潤了，她太感動，她太興奮，她想安靜一會兒，便緊緊地合上了眼睛，然而立刻那嚴厲頑固的老父，便出現了，接着便映上了那臉上掛滿着淚水的可憐的慈母。

「真的，媽太可憐了，她這樣地愛我，爲了我，她忍受了爸的唾罵，他人的譏諷，我不該離開她。我不能使她更悲哀。」她記起了她白髮孤獨的老母，不禁使這樣想着，但同時一個充滿了友愛的，真摯的，熱烈的呼聲，在她耳旁叫喊了。

「我們的工作還未完，珂！趁着我們還青年，我們來努力吧！牠們就是我們的生命。也就是大眾的生命。我們愛大眾。爲了大眾，我們更應該來繼續牠。珂！來吧！」

究竟這呼聲是得到了勝利，最後，她低聲而有力的自語着：

「我愛我的媽，然而我更愛大眾，我更愛工作，對，牠們會帶給我更大的安慰與更燦爛的前途。」

X
X
X
X
X
X

第二天的早晨，天空是充滿了陰氣，而且還下着綿綿的細雨。這時，這間小室中，相對地站着一對男女，他們大概都已過了五十歲，男的面色鐵青，兩眼在冒火，手中的一張字條，也在慄慄地發着微聲。的確，這個意外的打擊，使他太憤怒了，然而女的呢？她在嗚咽，她在戰慄。她想大聲狂喊，可是不可能，她祇能低聲含糊地喚着：

「珂兒：你可憐：可憐：你的：媽吧！珂：兒：回來吧！」

「還哭什麼？都是你平日太嬌養了，幫着她，硬要我給她讀什麼書，讀了書不算，還讓她在外面混，我阻止，你說無妨，可是，現在你瞧，這個丫頭變得如此大膽，哼！真是造反了。」男的好像聽得不忍耐，便大聲地怒吼了。

「呸！還怪我，你想把女兒關在家中，你要她去嫁給這個流氓。」女的不肯示弱，在反抗了，三十多年來，恐怕還是第一次吧。

「流氓！他老子正是當地的名人，家中有田，有屋，又有二三十萬的現銀。雖然這個孩子不做事，然而他還年青，就是坐食一輩子，恐怕也不致化完吧！還說他流氓，你真在老昏

了。」

「你自己老昏了，你祇想自己掙錢升職，你也不替女兒設想，你害了她，你逼迫她出走，啊！珂兒 我祇有你一個女兒呵！但是：但是你：！」

茂

「唉！因為祇有她一個，所以要讓她嫁個好人家，將來也有依靠，不靠她，還靠誰？你們女人，總是這樣不懂事。祇會糊塗。哼！」

「我不懂……糊塗……」女的還未說完，可是男的已離開了這房間。同時門也拍的一聲關上了。留下的那個老婦人，還是悲痛地在哭泣着，但是已沒有了淚水，而窗外的雨點，仍在綿綿地下着。

人類的悲劇

方秀芝

一九三六年的潮風，牠帶着啼哭皆非的神情向人們說：

「可憐的人類呀！我蹤跡天涯，撒遍了，你們間的侵略者所賦予我的血腥火藥氣，可是

現在我又要遠遠地帶給一些桃色新聞了。你們，不幸的人呀！仔細想想，這也是人類的悲劇呀！你們留心着吧！」

於是人類留心了？於是人類接觸了下面這些：

呵！舞台是在英國倫敦，呵！我們看到扮演的角色了。這是什麼？這是英國的主教，教會雄厚的勢力把他捧得那樣虛偽和驕傲。那是什麼？那是鮑爾溫，那樣固執剛復的模樣。呵，這是愛德華八世，大概是曾經被自由的朝氣沐浴過了的吧？你看他是顯得那樣的年青呢！怎麼？三個人間的神情完全不相融洽，就好像北國的冰雪和南國的春風，似乎他們身上還在各自蒸發着水火不相容的氣氛，而這些氣氛是正在開始肉搏呀！漸漸地那主教高昂着頭，用那樣枯燥陰沉的聲音說：

「你，陛下，」但他僅僅用藐視的目光向愛德華射了一下，「你不能這樣做，一個大英帝國的國君決不能和一個離婚二次的美國女子結婚，為帝國的尊嚴，為到處飄揚的英吉利國旗的光輝，陛下，你得自重！」

「再者，這也是英國憲法所不能容的。」也許鮑爾溫原想說得更更有禮貌些的，但相反，却竟帶了些粗暴。

可是，也正是愛德華那反抗者的風姿呀！「結婚二次，對一個女子的人格有什麼關係？」愛德華向着主教，同時轉向鮑爾溫。「英國憲法中並沒有一條可以干涉國君的私生活的。」

因為都是事實，所以這兩句話就像兩支箭，一支射入主教的心，一支射入鮑爾溫的心。於其說是惱羞成怒，倒不如說這兩位偉人實在是堅強地代表着自己的勢力，以及堅強地在實行這個勢力吧！

主：「但是您破壞了傳統的習慣，英國的國王從來沒有以離過婚的女子做皇后的。」

鮑：「正是，您應該攷慮！陛下！正因為您以前在你行動前未加鄭重的攷慮，所以您向來做事就不大檢點。」

愛：「什麼事？」

鮑：「陛下會到南威爾士難民區域去巡視，以及在水手們中參加音樂會，這在一個擁有全世界一千三百萬方哩土地的國王，實在是一件不修邊幅的事！」

愛：「一個國王，就應該和籠鳥一樣的聽人支配嗎？一個國王就應該和人民離得遠遠的嗎？這在你不應該這樣說！」

鮑：「可是向來的國王都不像陛下這樣！」

主：「您不能背離由英國由先王們傳下來的規矩！」

愛：「向來的習慣都對嗎？這就是你們倆攻擊我的理由嗎？可是，人民并不盲目，全世界的人民都有腦子，他們會很清楚英國的憲法并不限制國王的擇偶，國王的不修邊幅正是他的關心民憂！」

鮑：「我可以有方法鼓動輿論機關反對陛下的婚姻。」

主：「英國的自治屬地知道這些消息，他們都會起來要求脫離。」

愛：「要挾！我已決定娶辛博遜夫人爲皇后！」

主：「我不能爲你證婚，也不能爲皇后加冠！而且我要以教會名義發表宣言，拒絕證婚。」

鮑：「現在正是陛下下決心的時候，可是不是你所說的那個決定，現在是遜位和保全戀愛的決定。」

愛：「你們憑什麼勢力這樣放肆？」

鮑：「憑我們英國數千年的教會的保守的勢力，我們執行着我們神聖的義務！」

愛：「我并不可惜遜位！我要自由！」

鮑：「但願事情如願解決！」

愛：「遜位正是如我所願。在保守的舊勢力下，也許我低了次頭，但自由勢力牠却是彈簧，牠受了一次抑制，牠會用更大的力量彈起來的。」

人類在看完了這些，全都嘆息。可是愛德華最後的話却給予他們不少興奮，因爲他們相信彈簧的確會彈起來的。

送別

(浣溪沙)

臧佩芬

又向天涯萬里行。飄零書劍悵平生。幽懷畢竟有誰明？斜日繁煙和夢杳，晚風吹浪逐舟輕。

。可堪消受此時情！

浪跡人間總可哀，休將往事更低徊。離愁別意鎖相催。有限年華隨逝水，無多心願撥寒灰。

。梅花開後好歸來！

同友人酒闌夜坐

等閒歡樂送華年。又是金風玉露天。樽酒微醺渾似醉。瓶花漸放自生妍。高樓初黯秋疑夢。小院長明境欲仙。百歲難忘今夕聚。夜涼如水月如弦。

病熱無眠口占一律

維摩一室絕塵煙。散盡天花只愛蓮。多病難拋文字累。熱腸可有友朋憐。今宵應醒人間夢。往日曾聞覺後禪。無奈此心寥落甚。淚痕樂滓憶當年。

夜讀

菊蕊微黃欲放時。瓷瓶纔插兩三枝。小樓人寂爐煙靜。自掩重簾讀楚辭。
垂滅孤燈照影寒。花間讀罷夜初殘。敲窗幾片梧桐葉。涼透羅衾夢未安。

遊半淞園作

秋花零落繞畦栽。淺紫輕黃取次開。知有冷香飄未盡。玉錢蝴蝶故飛來。
留得殘荷葉滿池。淒清愛讀義山詩。今朝好共芙蓉約。明歲重臨莫故遲。
寥落長空雁陣橫。柳枝紅映夕陽明。羨他蘆畔雙棲鷺。宿水餐風過一生。
看花心事未全刪。欲遣浮生半日閒。我與名園誰作主？人間何用買青山。

兒歌

——燕子——

我是一隻燕子，
飛馳在大江南北，

飲風餐露，
度我不羈的生活，



校友消息

南京校友訪問錄

鐵明

愛羣校友現在南京的，據我知道，有周增婉，唐秀穎，唐秀娟，鍾圓芝，嚴忠，戴薰青，袁雪七人；此外與愛羣有關係的還有校董薛次莘先生和袁世莊先生，前小學教師須毓芬先生和袁藝先生，前幼稚園主任毛文璞先生和前中學肄業同學華錦；人數很不爲少。我和這幾位都是很久沒有見面了，所以在十一月中旬因別的事到南京去就趁十二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放假的機會她們中間的一部分人同到玄武湖五洲公園去划船散步，盤桓了大半天，至天晚方始各散。久別重逢真有說不出的快樂。在划子蕩漾在湖心的時候，望着金陵的城垣或看着湖

中的殘荷，一面吃着糖炒栗子，一面還巴巴結結結着絨線衣裳，同時却又唱着從前在愛羣常唱的

『愛羣，

愛羣！

你的厚澤，

你的深仁！』

和 In those dear old E. Jun days，講着「爛泥頭」的故典，回憶着在過路裏乘涼和在「秦家房子」「江夏里」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人都比當年大了幾歲，但一個個都忘却了現在的環境，而細細地在甜蜜的回憶中體味着，陶醉着！我們拍了好幾張照，但借來的照相機有些兒不湊手，我後來接到周增婉的報告，說：

『這一次所攝的照片一張不靈（意思是沒有一張靈的，並非祇有一張不靈）。照相館替我們省錢，沒有印出來。製銅板登校友刊的事祇可待諸異日了！』

我看到「一張不靈」一句，以為成績不壞，滿心歡喜；等到看了括弧裏的註解，輿級減了一半；讀到了「待諸異日」一句，又稍微得着了一些希望，希望這個異日不至于過於遙遠吧！

中央大學大禮堂的後面有矮矮的一帶棕色（？）圍牆，裏面是很整齊的一排一排的破舊平房。這並不是「材間」或「牢監」（請恕我把聽到的和想到的都老實寫出來了），却是幾百個女學士宿舍。增婉、秀穎、秀娟、圓芝、華錦便都住在這裏。宿舍裏面的飯菜很不見佳，所以他們都在校門外「專包學員客飯」的小館子裏吃飯。一元法幣可換七張飯票，每票一客。譬如有四個人同吃，祇要四張飯票就有四碟菜或三菜一湯，烹調可口，白飯饅頭（北方人習慣好吃麵食，有餡者曰包子，無餡者曰饅頭）儘吃。小飯館房屋及設備都非常簡陋；若非簡陋便不能如此價廉物美，所以大學生們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周增婉已是大學四年級的學生，照英美的規矩已有走草地，穿黃綠絨褲子和在嘴唇上留小鬚子的資格了。但她是和從前在母校讀書時或後來擔任功課時一個樣子。仍然是一個「小女孩子」（這是中大音樂系主任提的名字）。布罩袍和自做的布底鞋不必統計也可斷定在現

在的大學生中間是不可多見的了！但她還穿這些；而且她的黑色薄大衣也還是我幾年前看熟了的那件。她是學化學工程的，在功課方面成績很好，同學們都說她是「居理夫人」（法國著名化學家居理夫人 Madame Curie 是鐳錠的發現者）。他在學問上的努力可想而知。不過幸運的「居理先生」在那裏，不知道已經發現了沒有？

唐秀穎在初中三大攷的時候就莫明其妙的結了婚，但她對於這件婚姻不很滿意，所以就設法升學高中。當時大家都以為這種辦法恐怕很難持久。現在她在事實上證明了她的毅力，還是不屈不撓地已經在大學裏研究着學問了。從前吳厚簾先生常說女學生沒有幾個懂數學的，真的女學生見了數學多數要頭痛。秀穎却會專攻數學，真是難能可貴了。她對於數學的意見是「真有趣也真乏味，在題目解答不出時就要乏味，但總是有趣的成分多些。」她嬌小的身材，紅紅的面孔，以及斯文靚觀的態度都和她七八年前在初中裏的時候沒有什麼不同。她對於以前的事情也記得很清楚：她告訴我我教他英語會話時的情形，那是我早就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她又說我會要在課外教她們德文，她很懊悔沒有在當時先學些，但是現在她的德文

可要比我好得多了！最後我要輕輕地告訴你們一句話，你們聽了可千萬不可去告訴別人啊：我似乎聽到一句話，據說秀穎在不久以前已經擺脫了她所不滿意的環境。倘是事實，我們都要賀恭一鐘。不過，這個消息我并未向她當面提起，所以不能算爲已經證實的消息，這是我不得不慎重聲明的！（下期續完）

南京中大和其他

周增婉

我第一次離開愛羣是在民國十八年夏季。以後升學本埠省立上中，所以還能不時到母校去看看各位師長和同學，二十一年秋季，我回母校小學部任教；翌年夏天，我考取中大，所以自那時起，我重又告別母校，來此數百里外的六朝勝地了！

中大的同學都來自各個不同的省市：口音各異，性情也是互相不同。上海籍的，除我及與我同來的上中同學外，簡直不很容易找到。後一年老同學唐季穎，唐秀娟及鍾圖芝三位也考進此地，於是我課餘就有了談話的同志。她們投考的那一個暑期，我恰巧因轉系問題，八

月初就到南京，所以我能很早的替她們在我隔壁留一個空房，因此我們得有多接觸，多走動的機會。雖則在愛羣時，我和她們不同級，而且以前愛羣之級與級間的壁壘甚深，我們從不交談，從無往返。但此刻相處異地，却感到異常歡欣。去夏，愛羣同學來此者又有嚴忠及華錦同學，所以截至今日，中大的愛羣同學已有六人。其他私立學校畢業生之在中大得有五六人者，實不多見。所以愛羣實足以自傲了！除中大外，聞中央護士學校尚有戴蕙青袁雪等數位同學。非但愛羣同學之來京者日漸增多，即已前任教于愛羣之各位先生，也逐漸住到南京來了。例如須毓芬先生住在中大對門的沙塘園；毛文瑛先生任教本校附小幼稚園；袁繁先生新婚後卜居于本京的小銅銀巷。這些消息，我想，都是值得告訴各位校友的。

關於中大的情形。所可報告的極少。中大的校址是在南京的城北，前面為四牌樓，後為北極閣，東係成賢街，西臨小河。我初來時，女生宿舍即在這小河的對岸；現在則已搬進校內了。男生除極小部份一年級同學住在我們隔壁的宿舍外，其餘都住校外文昌橋宿舍。學生總計大約有千人左右；教授助教也有一二百位。內部共分文，理，農，法，工，醫，教育，

七院；附設的尚有牙醫專校及口腔衛生訓練班。每院又各分若干系。國內各大學所設院系像中大那樣多的，恐不很多；但中大的缺點，也許就因為名目太多，以致不易發展了。我們六人中：秀穎入理學院數學系，秀娟入理學院化學系，圓芝入法學院經濟系，嚴忠入農學院農藝系，華錦則為教育學院教育系。我來中大後，曾一度轉系，因為我投考此地時，所報係音樂系，後因音樂非我所長，乃改習化學工程。也許至今還有人以為我在中大學音樂呢！

我來京已三年有半。假如沒有什麼意外，明年夏天我在中大的生活當可告一結束。以後是否再住南京，或到其他地方去，現在還不能知道。但我願明夏並不是我學業的結束。即使以後沒有希望再做一個學生，我也得從社會的各方面，獲得書本以外的知識。進大學祇是一種訓練；大學僅啓示我們求學的方法與途徑；真學問是要自己去探求的。走出大學的時候也許正是學業的開始。

新國民印書館

承接印件 具有五德

忠 信 精 勤 廉

對於委件……竭誠盡忠
保守秘密……力求適宜

對於交貨……約期不悞
寧可提前……不願失信

各種印刷……精益求精
專門人材……研究極深

職員職工……朝斯夕斯
加工趕印……不厭不倦

多賣薄利……信用昭著
全年淨利……不及一成

◁總廠上海文義路四四七號▷

◁分廠上海南成路實裕坊內▷

◁電話四七六二▷



校
聞

小學部消息

小學部中高各級各級任先生常于課暇以時事詳告學生俾小學生對國內外大事有所認識云。
。低年級唱遊教師葉慶雲先生。以分娩在卽，特請陳先生暫代。

五洲藥房近送來來沙而瓶式儲蓄罐十數只下有一蓋可用鑰啓分贈校長及各級任導師並勸學生購置，以養成兒童儲蓄良習，一時購者如雲，俞廷材先生大忙矣。



隨筆

矛盾

鄭於鑿

在這種無所謂愉快，和不愉快的情境中討生活，實在有些討厭，可是又說不出怎樣討厭，幾次想把紊亂的思想整理一下，但始終是紊亂得不能自主，有時自己興奮得比誰來得興奮，可是有時也比誰來得暴棄。興奮時，把生命看作似火似茶，那般輝煌，熱烈，偉大，社會上什麼事都像在待我去幹，深深地覺得為大家而努力，是一種無上的安慰。即使合上了眼，停止了呼吸，在蒼白的臉上，也會現出一絲微笑來。可是一二天後又覺得這黯色的社會，沒了什麼留戀，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比螻蛄還微小，比鴻毛還要輕。感嘆著人的壽命，最多也不過數十春，到某一個意外的時間裏，生生地撒下父母，兄弟，姊妹，朋友，欲說話，欲重溫

在母懷裏，那裏能？痛苦的隱忍，終究和最後的一息捲了去，很迅速地，遁去了身上的筋肉，剩下了枯骨，又變做了灰，末了，什麼也沒了。生命是這樣的無聊，空虛，那還不如對於什麼事都隨便些吧。反正隨便是這樣，不隨便也沒有異樣。

思想像水浪般的起伏，我只得袖手旁觀，苦得沒有方法去整理。興奮，暴棄，始終成了反比例的公式。

寫在嫂嫂四十歲的生日

璧去如

今天是嫂嫂四十歲的生日，遠離家鄉的小姑——我爲了公務在身，不得回家祝壽，只能在這裏——筆尖下，略表一些意思！

我從小就是失了父母的孩子，當我有記憶時起，我只知道世界上頂好的人，除了我哥哥外，只有一個嫂嫂，我不知道世界上除了兄嫂外，還有父母，所以我從來不曾感到失了父母的孤苦，因爲我根本就沒有受到父母的好處，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們！

嫂嫂是一位受過現代教育的女子，她一點沒有現代女學生的惡習，她是一個克苦耐勞的新女子！她進我家時，我還是一個穿衣不會扣鈕，吃飯不會執筷，睡覺不會蓋被的孩子，所以她一天到夜只照顧我都來不及，還要加上家務雜事，真把她忙得一點時間都沒得息，但是她從不出怨言，教育我好像她自己的孩子，在哥哥面前更不說一聲不高興的話，他們終日相敬如賓，哥哥常說：「我們家裏雖窮，精神上一直是快樂的！」一位年老的親戚曾說：「家庭的快樂，大半是主婦造成的！」我家的快樂的確是嫂嫂造成的！

現在我竟能自己糊口，不能不歸功於我的嫂嫂！嫂嫂現在已有四個孩子了！所以她的事務更繁雜了！但是她仍不願把家務輕易交給僕人。在這十幾年裏，把家裏的一切都處置得有條有理，真是哥哥的賢內助！

現在嫂嫂四十歲了！當然不能算老，但是經過了十多年的煩心費神，把她原有健康的體格，顯得衰老了不少！

遠在客地，沒有東西可作賀壽的禮品，除了寫這篇東西留作紀念外，只能站在西子湖邊

，對着遠遠的青山，默祝嫂嫂身體永遠康健！

二五·一〇·一九·寫於杭市

民意

方秀芝

有一次，意大利黑衣宰相墨索利尼不知是爲了高興，也不知是爲了無聊，到一個戲院看電影。銀幕一開始活動，第一段新聞片便是這位偉人在演說。他還來不及賞鑑在銀幕上的自己的風姿，已一陣捲風似的，把全戲院的觀衆都從座位上捲了起來，站得畢挺，手舉在額上。偉人的演說一時並不停止，觀衆的姿勢當然也一時不能恢復，這時墨索利尼坐在位子上，雖然他並不會因此而生出崇高的感情覺得自己和站着的治民已融洽在一起，但他却親眼看到自己的權威實施的一斑了。不禁欣然自得。忽然，暗測測地一個人子很決地向墨索利尼移過來，一忽兒就奔到他面前了。

「你爲什麼不站起來示敬？」那人兇狠狠地。

墨索利尼在滿足的心情下突然起了一玩皮念頭，他並不正視那人，他僅僅用眼睛從角角邊斜過去，他一看那人的樣子，心裏想：「大概是場主。噯！很忠心職務。」他把頭低下了。

「趕快起來！」聲勢益加兇惡嚴厲，似乎那場主還不知道墨索利尼就在目前，但他却似乎知道有墨索利尼跟在他背後看他處理似的。

墨索利尼自然他自己很了解是無需站起來表示敬意的。他不響，他把手掩着臉靠在前排椅子的背上。他幾乎要笑出來。漸漸他覺得耳朵邊有了略帶捲烟味的熱氣，是那場主用沙沙的細聲在輕輕地說了：

「朋友，你識相點吧！這裏是沒有人情願這樣的！」

以後的故事是打住了，我想要是再發展下去墨索利尼準是會當場暈厥了的——可憐的民意！

雪

方秀芝

那天我醒得特別早，頭剛冒出被窩，眼前突然一亮。白茫茫地一片，下了雪！看看天，天灰色的。看看房子，屋頂，鄰家的晒台，竹竿，電線，雪雪白的。沒有風，也不覺得冷。大概我這人實在有些糊塗，所以對眼前的一切，竟毫無靈感。算了，起來做我的凡人吧！於是洗臉，嗽口，吃粥，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不知怎的，我腦袋裏起了思想：我想要是一個詩人的話，他看見了雪，那準是等不及洗臉嗽口吃粥了。第一，當然貓臉吟詩或者披衣踏雪去了。

我想想，覺得自己犯了些嫌疑。彷彿在妒嫉詩人，了不得，不夠格！

午飯後，改孩子們的作文卷。我倒是個預言家。題目是雪，果然下雪了！我看——什麼？

一個孩子說：「我願意落下來的雪是米，那末全世界的窮人都有得飯吃，我願意落下來的雪是棉花，那末全世界的窮人都有得衣服穿……」

一個孩子說：「我真希望落牠一月二月的雪：堆起來，堆起來，都變成了白糖，糖多了

，便宜了，誰還去買××鬼的私糖呢？」

好笑，到底是小孩子，活生生的雪，怎麼全是米，棉花，和白糖呢？然而仔細想想，想頭：

縱然幼稚，但却天真。

縱然糊塗，但還有良心。

縱然幻想，但還有正義感。

要是他們知道世界上竟有一批成人，整天縷起眉頭嚷着：「雪呀！不要發威吧！爲貧苦無告者放些生路吧！他們太苦了！」或者帶着希冀的表情，望着綿綿而下的東西祈禱着：「天！多多的下吧！用你聖潔的靈魂，把世界的罪惡全都洗乾淨吧！」而事實上這批吶喊者祈禱者只是拼命在抓自己的幸福，把自己的幸福更深更用力地去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那孩子們的心是會碎的。要是他們知道雪固然無從變成米，棉花，白糖，但的確有別種方法可以使人類過着和平幸福的生活，那憑着他們這點天真，良心，正義感，他們準會切切實實去幹

的。

唉！真是……我也想不下去了。

公理的實現

——獻給瑛——

呂璧如

不錯，「公理的實現」是我們的理想，是我們應有的理想，但是，朋友！眼睛張張大，四面看看清楚，什麼地方有「公理的實現」？你再不要去夢想了！告訴你，「公理的實現」，在這世界上，僅是一個美麗動聽的名詞而已！請看！

你是人，我也是人，你就應該侵略我，我就應該讓你任意侵略，絕對不可反抗，反抗了，就要使我家破人亡！

朋友！這是「公理的實現」？

我是人，你也是人，我就應該坐在軟的墊子上，密不透風的蓬帳裏，還蓋上絨毯，

你就應該拉着我在大風雪中往前奔，不得叫一聲屈！

朋友！這是「公理的實現」？

你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人，但是………

朋友！我為你尋遍了，在這強權的世界上，沒有「公理的實現」！你何苦要抱着莫大的決心去追求牠呢？去追求一件不會實現的事呢？傻子！再不要為公理飛走了而哭！我們還是到場上去打一會球吧！何苦在這裏空想！

（完）

不中聽的話

壁如

真真聰明的人，決不會把別人都當作笨人！

X

X

X

會用錢的人（指應該用而用），才是錢的主人，只知藏錢的人（指應該用而不用），
輩子只是錢的奴隸。

專欺好人，決不是好漢！

我用「真實」待人，但是接受人家的往往只是「冷酷」；我不悲痛，因為這正是我測驗人心的收獲！

錢是世界上許許多多東西中的一種，一天到晚專為錢打算，未免太不值得吧！

我絕對不以為，每個人祇要在人羣中，選擇一個愛人，或一個朋友，對於其餘的人們都可以冷淡待遇。假使整個的社會，整個的國家，整個的世界，只需要你們兩人就成功，那可太簡單了。

(完)



雜
組

談談養蠶指導

鐵華

本年春間，和三位級友同至無錫華新絲廠養蠶所服務蠶期指導工作。到廠後的第二天，聽技術主任和蠶事科主任等演講。下午全體指導員至華新廠領各區的物品。本區裏有區主任和我還有一位李姓級友，至路上行走的時候，我說淑員有些好東西要我們帶去，因為她也是第一次服務，所以也不能答，我們到了華新廠的領物室裏，已有好幾區的指導員在領物，聲

音比茶館裏還要鬧。秩序當然不必談了。於是我們也便開始點東西了，有些什麼呢！噴真多呢！馬桶啦，腳桶啦，草紙啦，碗，筷，飯籃啦，鋼刀，鉛筆啦，表格洋燈火油金雞納霜，硫黃信封等……是我們平日所用的東西，一切都有，晚上上了燈，我們才點完，即時我的喉嚨也啞了，頭也痛了。

現在我應得先把我們區域的組織來略述一下，華新裏的春期指導範圍很廣，合計十五區，又分爲一百二十八社，每區有一區主任，每社有一指導員及一社長，（社長爲鄉民），分社的數不等，依村的大小而定。我們一區裏共有十四個分社指導前我們都住在總區的。（總區交通便利與各分社都有相當之距離）。到了養蠶期內，我們就到自己分社去住，等蠶兒發育至二眠分給各鄉民後我們又要回到總社。每天巡視指導一回，若然較遠些的，那末再分設一小總社，因此我們分了三個小總社，住在總社裏。只有五個人了，蠶事結束後，我們又一起回到華新。

出發的一天，我們很早起來，把自己行李整備好，預備早點到鄉下。豈知到十一時半才

動身，擺渡船上除掉那天收點物品之外，加上我們十四個指導員，九個助理員，一個女僕的三四十件行李，確實很重了，二個船夫輪流撐篙，慢慢地在運河內駛行，離開了，城市走近鄉村，末了把我們搖到北張村（總社）我們走過了小橋豬棚等後，到總社有房東（總社的社長）迎接，並請我們吃飯飯後，到寢室裏去整理行李。所謂我們的寢室是那樣的呢？在羊棚糞坑邊的二廳上面，一排三間，除掉房東家上簇時用的稻草之外，什麼也沒有。於是大家嘩然了。在出發的時候，廠裏的辦事員，曾對區主任說：周先生我把一切的事情都接洽整備好了，請你們安心去吧！至於炭圍有便時帶來，現在呢，不要說床鋪了，連坐的板橙也沒一條。我們只得分工合作，打電話去問華新的去打電話，問房東借東西的借東西，結果只有四只床鋪終算而置好宿舍。一面預備夜飯買米洗碗等，忙不開交。第二天路程較近些的都到自己區域。內借床橙，第三天華新裏的床和雜物來了，我們又布置寢室，整備貯藏室，買米叫柴，整整忙了五六天，我們剛開始羈事工作。

我們第一件着手辦的接洽，社長向各蓋戶對於指導員能否信仰，以及往年的成績，觀察

社長之辦事熱心如何，蠶戶對於社長可有服從心和信仰。社長對於指導上大有一部之幫助。譬如社長能熱心而得蠶戶信仰，各部分的事情，他能負擔，工作效率亦能增加。我的指導區是廟橋鎮，離北張最近，（約半里）社長是南貨店裏的老闆，因此推周姓農民作代理人，這人尙能辦事，每天由姓周的克至各蠶戶家，調查桑園房屋能否和蟻量相等，並勸他們先將蠶室用硫磺消毒，蠶具日光消毒，諸如此類，有一天全體指導員幫助總社消毒催青室（暖種室）。在無事時，坐在總社裏談笑，或至田野裏散步，或幫着值日生（由我們輪流的每天六個）洗菜開飯，這樣快樂的生活過了二十多天。

四月十六日。華新派人到總社調查催青室準備沒有。在十八日分發蠶種。那天有區主任和二位同事到華新取種。事前應把催青室內一切及值日生表貼出。但是主任先生沒預備。所以在下午四時，蠶種到了。並要當天加溫催青，急得要命。生火缸，搶蠶架，掛溫濕表貼表格。晚飯後，掛蠶種。因種數太多，又分二間。一在我們的二廳上，一在前村，共有六千多張。到十一時半才完，當然那天就有值日生守夜。每班前後二村各二個，每天有五班，值日

生的工作，每隔一小時記室內外溫度一次，保持目的溫度，解剖胚子，交換蠶種，換氣二次，空時還得到自己的區內調查。各蠶戶把蠶室消毒過了沒有。共育室預備消毒檢查蠶期內用的東西。相幫總社分發各區的雜物等，真太辛苦了。有一天，某君在催青室昏倒。實在因為室內溫度要高到八十度，差濕度三四。把室內的補濕布弄潮，地上匾上都放糠，（並時刻灑水）火缸上放水盆，總是無效，於是有一天燒了四十担熱水，補濕結果。還是差五度呢！沒有辦法，只得差五度。我們催青了九天，見苗蟻，第十天蟬化成蟻。我們的品種是華六交洽桂（一化×二化）。

（未完）

溫軟的被褥

李美琴

消滅青年進取心

「溫軟的被褥，足以消滅青年的進取心！」這是愛迪生的警語。愛迪生所以能成歷史上發明的偉人而千古留名，實由于耐勞苦及常以此語自勉的功效，所以這句警語，很可作為我

們青年的借鑑。

嚴冬已臨，朔風到處逼人一般貪懶的人們，又要戀着被褥的溫軟，而不想早起。這是一種最壞的習慣，一種消滅青年進取心的習惡。

『一日之計在於晨。』這是聖賢之語，那得有錯？一日中的空氣，只有早晨最新鮮，尤其是在都市中，並且我們的腦子在早晨最是靈敏，所以無論學習什麼，較午時容易明瞭，容易記憶。而且俗語說：「若要身體好，早晨起身早」。也是告訴我們早起可使身體康健。

假使我們晏起，不特把良好的光陰白白費去，就是身體也日漸衰弱。因為身體日衰，所以精神隨着漸漸萎靡，志氣跟着也慢慢地頹廢了，那末還有什麼進取心呢？

凡是晏起的人，必不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他的目的是永遠不會達到的。所以勸一般戀着溫軟被褥而晏起的青年，趕快下個決心，把這習慣戒絕。切切的記牢，「溫軟的被褥。是足以消滅青年的取進心。」

特 價 書

商務印書館 發售

下列四種雜誌
定價預誌

兒童畫報	兒童世界	教育雜誌	東方雜誌
全年廿四册定價一元六角 半年十二册定價八角五分	全年廿四册定價二元四角 半年十二册定價一元二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定價一元八角 半年六册定價九角五分	全年廿四册定價三元六角 半年十二册定價一元九角
特價一元二角五分 (廿六月底截止)	特價一元七角 (廿六月底截止)	特價一元三角 (廿六月底截止)	特價二元八角 (廿六年底截止)
未滿定期 定期前 戶在內 得取費 照定(內取)	未滿定期 定期前 戶在內 得取費 照定(內取)	未滿定期 定期前 戶在內 得取費 照定(內取)	未滿定期 定期前 戶在內 得取費 照定(內取)

書名	冊數	定價	特價	國內郵費	截止日期
太平御覽 (宋刊本)	一百三十六册	八十元	五十六元	每册一元二角	廿五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顧亭林手稿本)	五十册	三十元	二十一元	單册六角	廿五年
罪惟錄 (附東山查東山手稿本)	六十册	五十三元	廿四元五角	每册七角	十二月底
中國經濟年鑑 (第二十五年編)	二册	十元	七元	四角六分	廿六年底
黃河志 (第一篇氣象)	各一册	三元	二元一角	一角五分	廿六年底
增訂商人寶鑑 (第三編)	一册	七元	四元九角	二角三分	廿六年底
越縵堂日記補 (影印手稿)	十三册	十二元	九元	每册一角五分	廿五年底
戲劇小叢書	二十册	五元	三元五角	每册二角三分	廿六年底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 中國歷史最悠久之儲蓄銀行 ▶

辦理儲蓄及信託業務

總行

上海江西路三六一號

上海辦事處

北橋鎮

閔行鎮

吳淞鎮

霞飛路

提籃橋

老西門

靜安寺

分行

廈門

南京

天津

北平

外埠辦事處

奉天

蘇州

R
27.8505
41